



总主编：田海明 吴文胜 执行主编：王焕然 朱寒冬

依据教育部2011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审定

Montgomery

(加) 蒙哥玛丽 著
黄 芳 编译

绿山墙的安妮

一部最甜蜜的儿童生活的小说
一本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

一本可以让任何人都能获得感悟的心灵读物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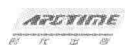


依据教育部2011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审定

绿山墙的安妮

LÜSHANQIANG DE ANNI

(加) 蒙哥玛丽 著 黄 芳 编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加) 蒙哥玛丽 (Montgomery, L.) 著; 黄芳编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 8

(新课标·课外经典阅读丛书)

ISBN 978 - 7 - 5396 - 4625 - 1

I. ①绿… II. ①蒙… ②黄…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缩写 IV. ①I711.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1645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出版统筹: 姜婧婧

责任编辑: 韩 露

装帧设计: 闻 艺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 - 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北京嘉业印刷厂

电 话: (010) 61262822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1 字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经典导读

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个人的童年都会经历许多难忘的故事，每当回忆起来，仿佛它们是发生在昨天。一个个故事就在我们的记忆中流传。

《绿山墙的安妮》，被誉为“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露西的代表作。这是一部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也是一本可以让家长、老师和孩子都能从中获得感悟的心灵读物。

小主人公安妮是个纯真善良、热爱生活的女孩。安妮自幼便失去了父母，在孤儿院生活，在她十一岁的时候，机缘巧合下被马修和玛莉拉兄妹俩收养，绿山墙农庄就成了她的家，从此开始了她丰富多彩的生活。平淡安宁的绿山墙农庄也因为安妮的到来，而变得生机勃勃。喋喋不休的安妮让单调的房间充满欢声笑语，让清澈的小溪充满诗情画意，她不仅能听懂玫瑰讲的故事，就连自己的影子和回声也成了她的知己……坚强的安妮，不会因为小小的挫折就轻言放弃，她因为好奇和酷爱联想而一次次的犯错，但是知错就改的她也在错误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成长。马修和玛莉拉是她的家人，给了安妮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也给了她适当而应该的教育；给了她自由而舒适的生活环境，也教给她生活和做人的道理。他们让安妮懂得了爱和家的意义。戴安娜是她最好的朋友，和安妮形影不离，一起聊天，一起玩耍。善良、开朗的她让安妮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什么样的朋友应该珍惜。还有安妮的老师、同学、邻居、等等，他们在一起的故事是那样的精彩，那样的富有意义。每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充满期待和好奇，期待可爱的安妮会如何面对她无知的错误？好奇聪明的安妮是如何拥有那么多美妙的主意？有时我们因安妮的顽皮而捧腹大笑，有时我们又会为安妮

的奇思妙想而惊叹不已。安妮真是一个个性十足的女孩，她正直，她善良，她开朗，她顽皮。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总是充满了好奇，她那两条红色的小辫子总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她的有些故事我们是那样的熟悉，她的漫天幻想也会带动我们的好奇。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可爱的安妮都会让我们发现快乐，她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快乐坚强的心，她是我们的朋友，带我们领略绿山墙山庄里的美好的生活。

本书的作者露西·莫德·蒙哥马丽（1874—1942）是享誉世界的女作家。出生在加拿大最美丽的省份之一爱德华王子岛，也就是小说主人公安妮生活的地方。露西和安妮一样，也是在童年就失去了亲爱的母亲。后来，露西的父亲再婚，小露西就和外祖父母在一个美丽的农庄生活，虽然外祖父母对小路西进行严厉的教育，但是美丽的农庄环境，让露西充满想象，也培养了她的诗情画意。自幼喜爱文学的她，九岁时开始写诗，十五岁时写的一篇作文获全加拿大作文竞赛三等奖，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1890年，露西被送到萨克其万的亚伯特王子城与父亲、继母一起生活，然而在一年后，她便又返回了外祖父母的家，再度与他们一起生活。1893年，露西在卡文迪许完成了学业后，她仅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便在夏洛特敦威尔斯亲王大学完成了一个预计需要两年才能完成的课程，而且获得了教师执照。在1895年与1896年间，她在新斯科细亚哈利法克斯市的戴尔豪斯大学研习文学。在1902年，露西为了照顾外祖母，所以再度回到卡文迪许。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下她的第一部著作——《绿山墙的安妮》。这部处女作在遭到五次退稿后，终于在1908年被美国波士顿的佩奇出版社慧眼相中，并一跃成为畅销书，一年中重印六次，第二年英国版也印刷了十五次。

露西的小说处女作《绿山墙的安妮》俘虏了众多女孩子的心，千百万崇拜者的信如雪片般飞到爱德华王子岛的女作家家里，希望知道“小安妮后来怎么样了？”有趣的是，大文豪马克·吐温的金贵文字也挤在成堆的信件中，马克·吐温晚年虚弱凄凉，安妮的故事照亮了他的苦境。他激动快乐地写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在读者的鼓励和支持下，露西认真地一本一本地把安妮的故事写成了系列。如今，它们都成了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雷切尔太太的惊讶	1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的惊讶	4
第三章	玛莉拉·卡斯伯特的惊讶	11
第四章	绿山墙的清晨	16
第五章	安妮的历史	19
第六章	玛莉拉下定了决心	22
第七章	安妮的祷告	25
第八章	收养安妮开始了	28
第九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吓坏了	33
第十章	安妮的道歉	38
第十一章	安妮对主日学校的印象	43
第十二章	庄严的宣誓	46
第十三章	期待的喜悦	50
第十四章	安妮的招供	53
第十五章	学校的骚乱	59
第十六章	和戴安娜喝茶的悲剧性结局	66
第十七章	生活的新情趣	72
第十八章	营 救	76
第十九章	音乐会、灾难与招供	81
第二十章	好事变坏	87
第二十一章	新调味料	91
第二十二章	请安妮喝茶	97

第二十三章	光荣的悲伤	99
第二十四章	斯苔丝小姐和学生们参加音乐会	103
第二十五章	马修坚持要灯笼袖	106
第二十六章	故事俱乐部成立了	111
第二十七章	虚荣与烦恼	115
第二十八章	不幸的百合姑娘	119
第二十九章	安妮生活中的新纪元	125
第三十章	奎恩班开课了	129
第三十一章	小溪和山谷交汇的地方	135
第三十二章	通过名单公布了	139
第三十三章	酒店音乐会	144
第三十四章	奎恩女孩	149
第三十五章	奎恩之冬	153
第三十六章	梦想与光荣	156
第三十七章	名叫死亡的收割者	160
第三十八章	曲折的道路	165

第一章 雷切尔太太的惊讶

雷切尔·林德太太居住于安维利大道，一个无人的山谷，两边生长着叶子如女士耳环般的桉树，一条小溪潺潺流过。小溪的上游十分特别，它携着阴暗的池塘和瀑布的种种奥妙向前奔流，但到了林德家这儿的山谷时，却变成了安静乖巧的细流，好像它知晓，如果不适当注意庄重与礼貌的话，是逃不过林德家门口的。可能它也知晓雷切尔太太正坐在窗口，用其敏锐的目光觉察着从溪流到出现的孩童等一切路过的东西。安维利的人摩肩接踵，谁要是特别留心邻居的事，往往会忽略了自己的事情，但雷切尔太太有两者兼顾的能力。在六月初的某个下午，雷切尔太太一直在那儿坐着。托马斯·林德——一个恭顺的小个子男人，安维利人都叫他雷切尔·林德的丈夫，正在马棚那边的田里播种他的芜菁，而马修·卡斯伯特此时也应该在绿山墙上方的大红溪播种。然而，马修·卡斯伯特却在这儿出现了。此时是忙碌的下午三点半，他平静地驾着车子驶过山谷上了山。他戴了白领子，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衣服，这很明显地证明——他要出安维利，他的那辆旧马车，还有他的那匹母马，也都意味着他要走的距离相当长，现在的问题是 he 要去哪里？为什么去那里？

如果是安维利的其他任何一个人，雷切尔太太会把所有的迹象联系起来，可能这两个问题就会有准确的结论。但马修却是个很少出门的人，那么，肯定是有件十分紧迫、非比寻常的事情。况且，他是那种害羞的人，他讨厌身处陌生人之间，或到需要他说话的地方去。马修，装扮得那么漂亮，佩戴着白领子，驾着马车，这可不是件寻常事。雷切尔太太竭尽全力地去想，但也没有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在喝完茶后赶到绿山墙去，问问玛莉拉他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可敬的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雷切尔太太一喝完了茶就出门了。路并不算远，马修住的那幢有果树围绕着的 irregular 的大

房子从林德家那条大路走去只有一英里,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当然了,曲折的小路将路程拉长了。她沿着深深的车辙前行,一簇簇的野玫瑰生长在青色小路的两边。雷切尔太太走进了一个十分干净整齐的园子,那就是绿山墙的后园,一边是大片的柳树,另一边是伦巴第,没有一根零散的树枝,也没有一块零乱的石头,跟以前一样,并没有任何变化。雷切尔太太卖力地敲了下厨房的门,接着走了进去。玛莉拉正坐在那儿编织,在她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晚餐。

“下午好,雷切尔。”玛莉拉飞快地说,“真是个美妙的下午,你怎么不坐下?家里一切都还好吧?”

玛莉拉又高又瘦,有棱有角但没曲线,她的黑头发里有几条灰白的发丝,头发总是高高地盘着,后面打了个小结,上面直直地别了两根用线编织的发卡。她看上去像是那种目光短浅、具有严格道德观的女人。她确实是这样的。“一切都好。”雷切尔说,“我倒有点儿担心你呢,我今天看见马修出去了。他是不是去医院了?”

玛莉拉轻轻地将嘴唇抽动了一下,她认为雷切尔太太会来的,马修这样得意扬扬又毫无理由地出门,这对她那好奇心极强的邻居来说实在太过分了。

“噢,事情不是这样的。我昨天非常头疼,但今天很好。”她说,“马修去布莱特河了,我们在新斯科舍的孤儿院里领养了个小男孩,他坐的那趟火车在今天晚上就到了。”

即使玛莉拉说马修为了和一只袋鼠碰头去布莱特河了,雷切尔太太也不会表现得比现在更震惊,她似乎受了严重的打击,有五秒钟没有说话。

“玛莉拉,你真的是认真的吗?”等她反应过来时问道。

“当然啦。”玛莉拉说话的样子就像这件事只是安维利井井有条的农场在春播时的一件日常事务罢了,而不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变革。

雷切尔太太的神经因这件事而受到了强烈地刺激,她吃惊地想,一个男孩!那么多人,偏偏是马修收养了个男孩!而且还是从孤儿院里!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产生这个念头的?”她责备地问道。

“其实,整个冬天我们都在考虑。”玛莉拉回答说,“圣诞节前,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来过这里,她说她有个堂兄在那儿住,春天时她

会回惠普顿的孤儿院领养一个小女孩。从那时到现在,我和马修就经常讨论这件事情。我们想要一个男孩子。他已经六十岁了,精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充沛了,他的心脏病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你也知道雇人来做多么让人失望,除了那些愚蠢的半大不大的法国男孩以外,这儿根本没有人。起初,马修建议要一个做家务的男孩,被我坚决回绝了。他们很不错,我的意思不是他们不好——但是我不要那些伦敦街的阿拉伯孩子,起码得给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后来我们就决定让斯宾塞太太去领她的小女孩时帮我们挑一个,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她去了,我们叫她在卡莫迪的亲戚给她带话,叫她帮我们领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聪明可爱一点儿的。今天送信的人从车站里带来了斯宾塞太太的电报,说他们坐的火车是五点三十分。所以马修就去布莱特河接他们了,斯宾塞太太先把他送到这儿,然后再一个人去白沙。”

“玛莉拉,好吧,让我坦白地告诉你,我觉得你做了件既愚蠢又冒险的事。你不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就把一个陌生的孩子领进家,不知道他的脾气,不知道他父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件事上如果你能征求我的意见——当然,你没有——玛莉拉,我会请求上帝保佑,一定不要考虑这种事。”

玛莉拉好像并没有因这套约伯式的劝解而恼火,但也没让她因此提高警惕性,她很镇定地继续编织着,“我自己也曾怀疑过,但马修对此很固执,所以我就得让步。至于说到风险,那么,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不冒险。就是自己生的孩子也不一定就特别好,也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吧,就先这样吧,我希望这是件好事情。”显而易见,雷切尔太太说话的语调表露出了她的怀疑。雷切尔太太很想等到马修领孤儿回家的时候,但是考虑到他到家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于是决定到罗伯特·贝尔家去商量下这件事,所以就走了。玛莉拉松了口气——雷切尔太太的悲观情绪波及了她,她又出现了极大的怀疑和恐惧。

“我的天哪,所有已经发生了或将要发生的事情啊,”雷切尔太太安全地离开小路后突然感慨道,“就跟做梦一样。我真替那孩子感到惋惜,马修和玛莉拉根本不了解孩子,他们希望他聪明、性情平和,他自己的爷爷,哦,要是他有过爷爷的话,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的惊讶

那头母马和马修·卡斯伯特十分有默契地来到了八英里以外的布莱特河。除了碰见哪位女士不得和她们点头示意的时候,驾着车并打扮成这副模样的马修,总是觉得非常的快乐。

马修对所有女人,除了玛莉拉和雷切尔以外,都觉得害怕,他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总觉得所有神奇的生灵都在嘲笑他。他这么想可能是对的,他看上去就是那种很古怪的人,不仅外形笨拙,长长的铁灰色头发都到他的驼背上了,柔软的棕色胡子从二十岁就开始留了,事实上,除了少些灰白色,他二十岁和六十岁看上去没什么区别。

等他到布莱特河站时,根本没有任何火车要来的迹象,他以为自己来得太早了,就把马拴在小布莱特河酒店的院子里,慢慢地走到了火车站。长长的站台很荒芜,视力所及之处,只有一个女孩子,她一个人坐在另一头高高堆起的鹅卵石上。她坐在那里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人,此刻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那坐着等。站长正准备回家吃晚饭,在锁票房的门,马修问他:“五点三十分的车是不是很快就会到了?”“五点三十分的车早已到站了,半小时之前又开走了。”车站的官员说,“有个小姑娘下来等你呢,就坐在那儿呢。我叫她去女子候车室,但她不肯去,‘我宁可在外边待着,因为这儿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她说。我感觉她有点古怪。”

马修茫然了,他说:“怎么会是女孩子呢?我等的是个男孩子,是斯宾塞太太从新斯科舍带过来的。”

“斯宾塞太太和这个女孩下了车,托我照顾她。她说是你和你妹妹让她从孤儿院领养的,你很快就到,我就只知道这些了。这附近可没藏着更多的孤儿。是不是你弄错了?”站长吹起了口哨。

“我不明白。”马修无助地说。他想到了玛莉拉,真希望这个时候她就在身边,因为她可以帮他解决这件事情。

“那最好还是找这个女孩子来问问，”站长漫不经心地说，“可能你要的那种牌子的男孩子缺货吧。我想她自己有舌头，会向你解释的。”

他向那个女孩走过去了。心想：走向这女孩，一个陌生的女孩，是个孤女，问她怎么不是个男孩子。马修呻吟着，转过身向她慢慢地拖着脚步轻轻地走去。

她在他路过的时候就一直盯着他，现在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马修没有看她，他不知道她的模样是什么样，要是其他人早就看了，一个约十一岁的孩子，穿着一件丑陋的又小又紧的灰黄色棉绒衣裳，戴着顶早已褪色的棕色水手帽，留着两条红色的粗粗的麻花辫。她的脸很苍白瘦小，并且还长满了雀斑，眼睛和嘴巴都很大，她的眼睛有时是绿色的，有时又是棕色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观察者都能察觉到这些。要是不同寻常的人就会看见她的下巴尖锐突出，大眼睛里充满活力，嘴巴很可爱，富有表现力，前额宽阔饱满，总之，具有非凡观察力的人会认为：这个漂泊的女孩却有着绝不平凡的灵魂。然而，对羞涩的马修来说，她却是令人这么害怕。

不管怎样，马修受够了这种先开口讲话的沉痛折磨，而女孩一看见他走过来就站了起来，一只瘦瘦的褐色小手紧紧抓着破旧过时的布袋子，另一只手向他伸去。

“我猜您一定就是绿山墙农庄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她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干净甜美。

马修一边非常愚笨地握住那只骨瘦如柴的小手，一边想下面该怎么办。他没办法告诉这个眼睛里闪烁着欢快的小姑娘，这是个错误。他要把她带回家，让玛莉拉来告诉她。“对不起，我来晚了。”他胆怯地说，“随我来。马在院子里。我来拿包吧。”

“哦，还是我来拿吧。”孩子高高兴兴地回答，“不沉。对了，我们要走很长时间吗？斯宾塞太太说有八英里呢。我很开心，因为我喜欢坐马车。噢，想想要跟您住在一起，做您的家人，这真是太高兴啦。我从来没属于过谁呢。孤儿院最糟糕了。孤儿院的人非常好，但是孤儿院里真的没有什么供人想象的空间，只有其他的孤儿。想象些有关他们的事挺有意思的。这可不是在挑剔我的骨头，但我就爱想象自己长得漂亮又丰满，即使丰满得手肘长着窝窝我也很开心。”

马修的小伙伴在说到这儿时终于安静了,因为她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而且他们已经到了马车边上,直到他们离开了这个小村庄,她没有再说一个字。马修驱车驶下险峻的山坡,这儿一部分路已深陷到了软土里,两边长着怒放的樱桃树,在他们头顶上方高挑的白色桦树不停晃动着。那孩子伸出手将一根李树枝摘了下来,用它拂打着马车,她问:“漂亮吗?边上伸出来的那树,白色的,像花边一样,您觉得怎么样?”

马修说:“哦,不知道。”

“你说什么?新娘子,当然啦——我没见过新娘,不过,能想象出来。穿着白衣的新娘子,披着迷雾般的面纱,我自己可没想过要当新娘子,我这么不起眼,肯定没人想娶我。除非来个外国传教士,我猜外国传教士不会太挑剔的。我在俗世间的最高理想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有件白衣服。然后呢,我想象自己穿着华美的衣服。早上离开孤儿院时我觉得自己很丢脸,因为我不得不穿着这件可怕的旧棉绒衫,所有的孤儿都得穿这个,您知道吗?上火车时,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瞅着我,同情我,然后我就想象自己穿着最漂亮的淡蓝色绸缎衫,想象的时候都是在想一些值得想象的东西嘛——还有顶大帽子,上面插满了花和漂亮的羽毛,一只金表,羔皮手套,还有靴子。哎呀,那些樱桃树都开花了!这岛上到处都开满了花,我已经爱上它了。真高兴我以后会住在这里,我以前总听说爱德华王子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也总是假想自己就在那儿住,真没想到过我我真的能呢!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人们常这么说,您是不是希望我别说话了?如果您说是的话,我就不再问了,虽然这很难,但如果下定决心还是能够做到的。”

有一点就连马修自己也感到吃惊,跟大多数安静的人一样,他竟然很喜欢这样,他喜欢话多的人,那些人愿意自己说话,从不指望别人来维系他们的话题,但是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喜欢一个小姑娘说话。坦白地说,女人都够坏的,尤其是小姑娘。但是这个长满雀斑的小巫婆却非常不同,尽管他感觉到自己的迟钝很难跟上她敏捷的思维,但他有几分喜欢她喋喋不休地啾啾,于是他像往常一样羞怯地说:“我没关系的,你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

“啊,我简直太开心了。我就知道我们俩能特别愉快地相处。人们都嘲笑我,因为我说话很夸张,但是如果你有很夸张的想法,不就得

用夸张的词来表达吗,对吧?”

“嗯,说得对。”马修说。

“斯宾塞太太说您住的地方叫绿山墙,她说那儿被树环绕着,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喜欢树。绿山墙附近有没有小溪啊?”

“嗯,在房子下面有一条小溪。”

“住在小溪附近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的,美梦不是经常成真的,是吧? 能实现简直太好了。我现在实在是太开心啦,一切几乎完美了,其实不可能有完美的快乐的,对吗? 这是什么颜色?”

她捏起搭在她瘦小的肩上的一根滑溜溜的辫子,把它送到马修的眼睛前,对于判断女士们饰物的色彩,马修并不擅长,但这件事儿倒没有什么怀疑。

“红色,是吗?”

小姑娘把手松开,叹了口气,那声音就像从她脚趾中发出来的一样,仿佛要将几个世界的悲伤都吐出来。

她乖乖地说:“是的,红的。您现在可能明白为什么我不会有完美的快乐了吧? 红头发的人都这样,别的事情譬如雀斑、绿眼睛、消瘦等我都不会这么介意。我可以想象自己的肤色如玫瑰花瓣般美丽,眼珠像可爱的星星点点的紫罗兰色,可是我总是没法想象这红头发不见了,我已经很努力地尝试过了,我对自己说,现在我的头发是纯粹的黑色啦,黑的就跟乌鸦的羽翼一样。但我依然清楚地知道它不过是简单的红色,简直伤透了我的心,它会是我一生的悲伤。您有没有想过绝对漂亮的人对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马修很坦白,说:“噢,从来没想过。”

“我经常这样想。如果能自由选择,您渴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绝对漂亮,出众聪明,还是天使般的善良?”

“嗯,我不知道。”

“我也是这样的。总是不能决定。不过没什么关系,一样也不太可能。我肯定不会如天使般善良的,斯宾塞太太说。噢,卡斯伯特先生,卡斯伯特先生,卡斯伯特先生!”

斯宾塞太太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这孩子也没从马车上面跌下去,马修更没做什么让人震惊的事儿,他们只是拐了个弯,到达了林

荫道。

纽布瑞切的人都叫它这个，林荫道，这是一条差不多四五百米长的路，它穿越了一片几年前由一个行为古怪的老农种下的苹果树林，这片苹果林非常辽阔。他们的头上有着如雪花般芬芳的天然篷顶，树枝下满是像黎明般的紫色微光，从远处望去，黄昏时分的苍穹和教堂走廊上大大的圆花窗非常相像。

这个孩子被这样的美景给震惊了，她默不出声地靠在马车上，瘦瘦的双臂交缠着放在胸前，抬起脸仰望上方，甚至已经走过之后，直到他们沿着斜坡驶向纽布瑞切时，她仍然一动不动，一个字也不说，又走了三英里，这孩子还是没讲话。她保持着缄默，但保持这份缄默所需的充沛的精力和讲话时是一样的。

“我想，你不仅累了也一定饿了吧？”马修终于大胆地开口讲话了，她一直这样沉默观望只有一个原因，“快到了，就还有一英里。”

她从幻想中被唤醒过来，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带着迷茫的眼神看着他，困惑充满了她的整张脸。

“哦，刚才我们路过的那个白色地方，是什么地方？卡斯伯特先生。”她低声地说。

“哦，你说的是林荫道吗？那是个美丽的地方。”马修沉思了一会儿说。

“美丽？哦，不，不能用美丽和漂亮来形容它，这些词都不够。应该说……应该说是奇迹般的，对，奇迹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应该叫林荫道，因为这样的名字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应该叫……让我想想，叫喜悦雪路——这名字富有想象力吗？当我不喜欢哪个人或哪个地方的名字时，总会去想一个新名字。真的只剩一英里了吗？我非常高兴，但也觉得惋惜，因为这一路太开心了，开心的事情结束了我都会觉得惋惜。但是一想到回家我就很高兴，您知道，自我记事以来就没拥有过家，我只要一想到要有个真正的家了，就能感觉到那种快乐的疼痛。”

他们从山顶上驶过，下面是一汪很长的、弯曲曲的池塘，就像一条河，一座桥横跨河流的两岸，矮的那头是片琥珀色的沙地，将桥和上方深蓝色的海湾断然分离，那水的颜色变幻不定，番红花色、玫瑰色、虚无的绿色是对其最贴切的描述了，还有那些还未命名的难以描绘的色

调。桥上方的池塘蜿蜒蜿蜒地拐进了边缘的杉树和枫树林,摇摆的树影中留下了暗黑的半透明色。到处都是从岸边探出来的野李子树,跟身穿白衣的女孩子一样,踮着脚尖轻轻走向她自己的影子。池塘尽头的沼泽地里传来了清晰的蛙鸣合唱声,悲凉,又掺着甜美。一座灰色的房子偷偷地打量四周斜坡上的白色果园,灯光从屋子里洒出来,因此那儿不算太暗。马修说:“这里是巴里池塘。”

“噢,我讨厌这名字。让我想想吧……我想叫它阳光水湖。对,就叫这个名字,因为我颤抖了,每次我要是偶然发现了一个特别美丽的名字时,我就会颤抖。您也跟我一样吗?”

“噢,对,每当我看见那种丑陋的白色虫子钻进黄瓜地里面就会颤抖,我不喜欢看见它们。”马修在思索。

“哦,我觉得那跟我说的颤抖不一样。难道您觉得是吗?虫子和阳光水湖之间有关系吗?但为何别人要把它叫作巴里池塘呢?”

“我想是由于巴里家的那座房子就在上面吧。如果没有他的房子挡着,在这儿就可以看见绿山墙了。我们先过桥,再绕着大路走,大概还有半英里的路程。”

“啊,我们上桥了啊,我得把眼睛紧紧地闭上。我最怕过桥了,我总是想象正走到桥中间的时候,桥就会叠起来,就跟折叠刀一样把我们夹起来。我要闭眼睛。不过,每次快走到桥中间的时候我就又睁开了,因为,您知道吧,要是桥真折叠,我就得看着它叠起来。哎呀,它会发出多欢快的轰隆声呀!我喜欢它的轰隆声。现在我们过去了。我要回头看一下。晚安,亲爱的阳光水湖,就像我对人一样,我会对我爱的所有东西说晚安的,我想它们会喜欢这样的。”

当他们驶到山上的拐角处的时候,马修开口说道:“马上到家了,绿山墙就在……”

“先不要说,”她屏住呼吸将他的话打断,抓住他微抬的胳膊,闭上了眼睛,她看不见他的姿势了,“让我先猜猜吧,我一定能猜对它的样子。”

现在他们在山顶上,太阳已经落山很长时间了,她睁开眼睛四处张望,但是周围的景致在柔和的余晖中依然清晰可辨,西面,昏黑的教堂尖顶直对着金盏花色的天空,下面是个小小的山谷,上方,透着暖意的农庄沿着缓慢上升的长坡则零散地分布着。这孩子的目光飞快地

掠过一个个农庄，满眼渴望。他们最终停在了一个远离农庄的地方，它远远地缩在公路后，树林里鲜花怒放，给房子染上了温馨的粉白色，它的身后是一片一尘不染的西南天空，一颗如水晶般的白色星星闪闪发亮，像是希望的灯，引导着他们前进。

她指着它问：“是不是它？”

“哎呀，你真猜中了！”马修欣喜地拍拍母马的背。

她又一次陷入了沉默，马修却心乱如麻，他很高兴不用自己亲口告诉这个无主的流浪儿童，她盼望的家根本就不是她真正的家。他们驶过林德家，那儿已经一片黑暗，但是还没有暗到林德太太在窗口这么有利的位置也看不到他们。上了山坡，他们驶入了绿山墙长长的小路，马修开始畏惧了，他因某种不明白的力量而感到害怕，因为事实即将被揭露。他想的是这个孩子的失望，而不是这个错误给他或者给玛莉拉带来的麻烦。只要想到她眼中被点燃的狂喜就要熄灭时，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就像在进行着一场谋杀一样。

这时候，天色已经非常黑了，他把她抱下车，接着，她紧紧地抱住装着她所有东西的布包，跟着他走进了房间。